

艾
爇
驱
蚊

□秋实



小时候在我的家乡,夏天,家家户户都是用艾草扎成团来驱蚊,这艾草团我们叫“艾爇”。

每年端午过后,母亲便会吩咐我们去割些艾草来。村边高大的艾草已被别人割走,只剩下些短小的。高大的艾草做出来的艾爇烧的时间更长,我们就到路远点的田野里去割,那里的艾草高而挺拔,远远望去,矗立在杂草丛中。我们拨开野草,一手抓住艾秆把它按倒些,另一只手拿着镰刀在艾的根部来回拉几下便割断了,没一会儿的工夫,每人背着一捆长长的艾草就回家了。

背回来的艾草摊开晒在太阳底下。大太阳晒了三四天,艾叶发白,直晒到秆子完全干透,毫无一丝水分为止。刚晒好的艾草还不能马上做,因为刚晒干的艾叶是酥脆的,一碰就会掉落,需要隔一夜,回点潮后再做。

第二天,母亲就拿来一小捆稻草,坐在门口道地上做艾爇了。只见她拿起几株艾草,把秆子理得齐整,在艾叶少的地方添上一些散落的艾叶或稻草绒,然后用稻草一圈一圈地捆扎起来,直捆到尾部一把扭转艾草头,扎上最后一圈,一个结结实实的艾爇就做好了。母亲说,艾爇一定要扎得结实,中间不能有空隙,这样点着后不容易熄灭。

母亲每年要做几十个艾爇,做完后,再晒一下太阳,晒得越干越好。趁太阳没落山之前收进,秆子朝上倒扣在一只空缸里,上面盖上破旧的雨伞布,以防回潮。

当炎热的夏天来临,我们每天的晚饭都在门口的道地上吃,这时候的蚊子很多,母亲就端出一只破镬,拿来一根艾爇放在破镬上,镬底放一把干燥的柴叶。母亲划燃自来

火(火柴),点燃柴叶,等柴叶燃烧完,上面放着的艾爇也引燃了。在一旁的我们赶紧拿起燃着的艾爇先甩灭明火,让它像香烟一样阴燃着,这样产生的烟多,且燃得慢。这时的蚊子早已被艾烟熏得四处逃窜,有的逃到角落躲起来。我们毫不留情,拿着艾爇去角角落落甩甩。角落的蚊子被艾爇的烟都熏了出来,有的直接撞上火星就烫死了,有的则逃之夭夭。周围一圈甩下来之后,蚊子都逃得干干净净,我们就把艾爇搁在破镬上,继续让它阴燃着。母亲看看风向,把锅端到上风口,使烟都吹到饭桌这边来,这样我们就可安心吃晚饭了。

晚饭吃完,在道地上乘凉,是我们最喜欢的时光。艾爇还在阴燃着,飘着烟。我们就在道地上放好躺椅,邻家的几个同龄玩伴也会加入进来,搬来躺椅,有的躺在躺椅上,有的躺在桌子上。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,蚊子都出动了,母亲担心一个艾爇的烟雾不够,就拿出以前烧剩下的短艾爇把它引燃,放在一片大瓦片上,端到另一个对面,这样两个艾爇的烟雾遥相呼应,使蚊子不易靠近我们。我们猜着谜语、数着星星,直到夜深人静,星星在苍穹中更清澈时,母亲喊我们去床上睡觉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起来。身上带着艾草的烟火味去房间睡觉,这艾烟味足以让蚊子远离我们,根本不用担心蚊子会跟进蚊帐中。而门口还在阴燃着的艾爇,母亲则小心地把它们拿到灶根间的火缸灰里熄灭。

童年夏天的每个夜晚,我们就是在这悠悠的艾草烟火味陪伴下度过的。有这个艾爇在,每个夜晚我们都能躺在露天之下,吹着自然风,安心地乘着凉,再晚也不怕蚊子来叮咬我们。

街角水龙头

夏日旧时光

□张惠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区还没有户户通自来水。夏日傍晚,夕阳缓缓西垂,街角的水龙头边就热闹起来,人们拎着、挑着大小不一的铅桶或水桶来接水,人一多,长长的队伍顺势排开,成了老街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管水的阿婆家就在水龙头边上,经营着一间杂货铺。她一边照看店面,一边看顾着这处公用水源。挑水的人少时,来客将钱放在柜台上,便可自行放水。一到傍晚用水高峰,阿婆就守在水龙头边,各家的水桶大小不一,水量多少,全由她拿捏分寸。

青壮年男子是挑水队伍中的主力军,他们力气大,挑起一担水健步如飞,往返几趟,就把家里的水缸装满。偶尔有人嫌水放得浅,阿婆不慌不忙说道:“你这水桶偏大,只能放到这里,我心里有数,不信拿标准桶给你比照。”嘴上说着,手上又再多添一些水,那人便不再计较,挑着水离去。

邻居惠因才十五六岁,因哥哥腿脚不便,挑水的重担就落在了她肩上。起初她只能挑一对小铅桶,时日一久,挑起一担水也能从容前行。我和她年岁相仿,见她挑得轻松,一时好奇也想尝试。谁知我蹲下身扛起扁担,只提起一只水桶,另一桶纹丝不动。惠因一笑:“你从来没挑过,自然挑不动。”说罢接过扁担,轻轻调整平衡,稳稳挑着离去。我想也是,我家住阿婆隔壁,平日里用水,只需要一根长木棍,我与弟弟一前一后提着水桶往返,几步路便能到家,从未体会过挑水的辛劳。

街后巷子深处大墙门里,住着市公安局的陈科长,一位南下干部,早年作战,他失去了一条手臂。经人介绍,他与一位温柔的小学老师组建家庭,女儿乖巧可爱。他虽身有残疾,做起家务却十分利落。他前来挑水时,单手将桶绳在扁担上缠牢,轻松扛上肩头,步子踏实,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。并时常为墙门里独居老人也捎上几桶水,老人十分感激,常对人说:“陈科长真是个好人的。”

天色渐渐暗下来,挑水的人群慢慢散去。阿婆在家门前的人行道摆上饭桌,斟一杯杨梅酒,酒里泡一支白糖棒冰,下酒菜时常是海瓜子、小鱼之类,有时买上一份白斩鸡,忙碌一日,好好犒劳自己。

暮色里,一对夫妻缓步走来。“阿婆,吃饭了。”招呼声响起,正是每日来洗衣的上海阿姨。她身形娇小,接过阿婆提过来的小板凳,坐在水龙头旁。高大的丈夫摆好木盆,一桶桶提水倒进盆中。阿姨一边搓洗衣物,一边和阿婆闲谈。自小在上海长大的她见多识广,聊繁华的大上海、流行的服饰、市井里的新鲜见闻。渐渐地,不少吃完晚饭出来乘凉的邻居闻声聚拢过来,水龙头边,又是另一番热闹光景。

时光流转,城市建设日新月异,自来水管通进千家万户,街角的水龙头早已消失在城市变迁之中,只留下一段温柔的记忆。只有经历过那种岁月,才能体会如今用水的畅快。回望往昔,不是眷恋清贫,而是更懂得珍惜当下唾手可得的寻常幸福。



AI生成图